



“丝绸之路”短途行

□ 马行汉

闻名中外的“丝绸之路”，据有关史书记载，始于公元前138年。当时张骞携甘父（少数民族）奉西汉政府之令出使西域，开始了汉朝与西域的经济文化交流。

古代“丝绸之路”出河西走廊后，在新疆境内形成三条主要通道：一、沿昆仑山北麓西行，由今塔什库尔干县翻越帕米尔高原，称南道，它是历史上较早开辟的通道之一。南道可越过明铁盖、红其拉甫达坂（今中巴边界山口），到达古代大月氏东部（今巴基斯坦北），再进入古代天竺（今印度）；亦可翻越瓦赫吉里达坂进入瓦罕走廊（今阿富汗），经大月氏（阿姆河流域）到古代西来的安息（今伊朗）。二、沿天山南麓西行，由喀什翻越帕米尔，称中道，中道行至前苏联的玛丽，可与南道会合。三、从天山北麓进入伊犁河流域，称之北道，继续西行，可到黑海附近。

在漫长的岁月中，伴随着叮咚的驼铃声，我们的祖先和外国商贾、旅行家、探险家，不避沿途地区的艰险，越过崇山峻岭、纵横冰川、戈壁荒漠，克服恶劣的气候，在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等方面进行交流，为中国与欧亚各国的友好关系立下了不朽的功勋。据说马可·波罗以及瑞典著名探险家斯文赫定

1964年，为开辟阿富汗经中国至日本、美国的航线，阿富汗苏尔坦亲王一行专程到中国沿“丝绸之路”考察。后因阿国内战乱，阿方设想的“空中丝绸之路”终未能架起。

也是经这条古道来中国的。后来，普鲁士地理学家李希霍芬给这条穿越关山、大漠烽燧和帕米尔冰山的路起了这个如诗如梦的名字——“丝绸之路”。

阿富汗同我国有92.4公里的共同边界。阿富汗是内陆国家，又无铁路，航空事业也不发达。1957年春周恩来总理访问阿富汗时，阿首相达乌德提出开辟中阿航线问题，目的是

绕道中国，开辟至日本、美国的空中航线。由于中阿直接通航牵涉到开放中国西北地区上空和北京机场等问题，加之阿方还在使用美国飞行员，所以在会谈中中方未予回答。此后，阿方又多次提起此事。因当时我国西北各省机场确实太小，不能提供大型客机的起降，出于友好关系，我国当时只能同意同阿方达成一个两国通航的原则协议。1963年11月24日，阿富汗民航局长苏尔坦亲王（阿国王之堂弟）在北京同我国民航局长邝任农签署了中阿通航协议公报。该公报指出，通航日期有待双方商定。周总理在公报签署后接见了苏尔坦亲王，表示中阿直接通航是好事，对两国都有好处，但由于我国民航还较落后，设备不全，我们将把你们的积极建议看成是一种压力，以促进我们加快改进的步伐。但阿

方仍不相信中国的航空事业会如此落后,有意派人去实地考察一下。为解除阿方疑虑,我方同意了这一要求。

1964年7月,苏尔坦亲王一行四人抵北京访问,与我国民航局和外交部亚洲司商谈通航和勘界问题后,乘飞机飞抵乌鲁木齐,并换乘吉普车去南疆喀什。当时我有幸任苏尔坦亲王的波斯语翻译,全程陪同。

“丝绸之路”上的重镇喀什,东临塔克拉玛干大沙漠,西部与西南部分别邻近前苏联(今吉尔吉斯斯坦、塔吉克斯坦)、阿富汗、巴基斯坦和印度,平均海拔1289.5米。该市的风土人情与阿富汗极其相似。阿富汗客人抵达后的第二天即去参观了“喀什巴扎”、艾提尕尔清真寺和香妃墓等名胜古迹。“巴扎”为波斯语,意为农贸市场。“喀什巴扎”是新疆最大的农贸市场之一。早在2000多年前,这里就是西亚、中亚各国商品集散地。每逢赶“巴扎”这天,通往郊区的路上车水马龙,人流滚滚。各种土特产品、手工艺品、日用百货、瓜果蔬菜以及生产资料、大小牲畜等等,“巴扎”上应有尽有。阿富汗的各地城镇也有类似的“巴扎”,所以客人们对此地的“巴扎”很感亲切。

艾提尕尔清真寺建于1442年,总面积1.6万多平方米,寺门用黄砖砌成,石膏勾缝,线条清晰。门两旁的半圆壁柱高达18米多,圆柱顶端是宣礼塔,人们称之为“邦克楼”,古代无扩音设备,阿訇们利用高塔召唤穆斯林作礼拜。在绿树成荫的庭院里有一水池,池旁摆着许多陶制水壶,是供穆斯林做礼拜前小净用。清真寺的正殿长160多米,进深16米,廊檐十分宽敞,有100多根雕花木柱支撑穹顶,穹顶上面是精美的木雕和彩绘的花卉图案及阿拉伯文书法。

香妃墓(也称阿巴克和加墓)位于喀什市东北约5公里处,它原是一座伊斯兰教圣裔的陵墓,始建于

公元1640年前后,据说墓内葬有同一家族的五代共72人。第一代是伊斯兰著名传教士玉素甫和加。其长子阿巴克和加继承了父亲的传教事业,成为17世纪著名的伊斯兰山派首领,并一度夺得叶尔羌王朝的政权。阿巴克和加死后葬于此。由于其名望超过其父,所以后人将此墓称为“阿巴克和加马扎”(马扎乃陵墓之意)。传说埋葬在这里的和加后裔中有一个叫“伊帕尔汗”的女子,是乾隆皇帝的妃子,因她身上有一股浓郁的沙枣花香,人们称她为“香妃”。香妃死后由其嫂苏德香将其遗体护送回喀什,并葬于阿巴克和加墓内。因此人们称此墓为“香妃墓”。

陵墓是一组构筑得十分精美宏伟的古建筑群,包括陵墓、经堂、大礼拜寺、门楼、水池和菜园等。陵墓是建筑群的主体,高26米,基座横长39米,圆顶直径17米,外墙用绿色琉璃砖贴面。陵墓厅堂高大宽敞,无梁柱,筑有半人高的平台,平台上排列着坟丘,坟丘用白蓝花琉璃砖砌成,晶莹素洁。小礼拜寺和门楼的彩绘及砖雕图案极为精美。寺外有一池清水,林木参天,清幽雅静,凉爽宜人。

伊斯兰教传入中国有两条路线,一为陆路,即经阿富汗瓦罕走廊经喀什传入;另一条为水路,经广州、福建传入。因此喀什的清真寺、陵墓与阿富汗各省的极其相似,使得阿富汗客人在参观时,赞不绝口,流连忘返。

翌日清晨,阿富汗客人和我国陪同人员分乘四辆吉普车出发,经塔什库尔干县去中阿边界。从喀什至塔什库尔干约300公里,但多为上坡山路,且年久失修,崎岖难行。我们双手紧握扶把,不敢松懈,但脑袋不时还是碰上顶篷,不过客人们笑语不断,说此行比当年徒步的丝绸商贾要舒适快捷多了。途中经过了公格尔山、公格尔九别峰慕士塔格山和苏巴什达坂等闻名中外的峻山险道,其中慕士塔格山海拔7500余米,山顶冰层厚达100~200米。汽车一路爬高,傍晚时分才抵达昆仑山脚下的塔什库尔干县城。

第二天一早我们即上路赶赴中阿边界。虽是7月,但大山中吹来的雪风凉嗖嗖的,我们穿上棉衣,带上墨镜,以防阳光和雪光的反射刺伤眼睛。汽车一路向南爬坡,两侧大山高入云霄,人显得很渺小。至中阿、中巴边界分叉口“卡拉其古”时,车头转向西,朝瓦罕走廊的口子驶去。抵达明铁盖时,已是上午10时左右。因以后的路陡峭,遂改乘马匹上界。我从未骑过马,边防军为



香妃墓



周总理与苏尔坦亲王等人合影

我们挑选了一些较驯服的马。我骑的是一匹枣红大马，四蹄雪白，长长的腿，两眼之间还有一条白色，它挺胸昂首跳着小步。我上马后两腿一夹马肚，轻拉缰绳，军马立即小跑前进。一个多小时后抵达中阿边界东克克吐鲁克达坂山口，再往前走就是阿富汗国境了。苏尔坦一行四人在此同我们握别，约定一星期后仍于北京时间12时在此山口会面。

东克克吐鲁克山口海拔5000米左右，脚下全是冰雪，近处有几条冰川，川中立着无数个千奇百怪的冰柱，低的不足一米，愈往上看，冰柱愈高，高入云端，在阳光照耀下晶莹剔透。大家无不赞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雕刻出如此美妙绝伦的形态。放眼望去，山顶的雪冠更是壮丽无比。我下马送客后想多走几步，顿觉呼吸困难，头晕目眩。我们不敢在山口久留，立即上马返回“卡拉其古”兵站。

为等候苏尔坦亲王一行，我在兵站住了7天，到预定日期骑马上山到原定山口迎接客人。但等到下午1时左右仍不见客人踪影，正在焦急，突然从山下跑来几个战士报告，客人们从另外的山口（克克吐鲁克）入境，要我们转到该山口。

该山口坡度更陡，马匹上不去，遂改骑牦牛登山。被称为“帕米尔之舟”的牦牛身体粗壮，长长的黑毛从背和腹部拖到地，牛角黝黑。它们驮着我们一行数人，喘着粗气往山口上登，看来很是费力。下山时我们同客人骑牦牛走了一段，坡度渐缓，遂改骑马。苏尔坦亲王善于骑马，把我甩在后面，他不时回过头来用波斯语呼唤：“努伦丁·汗快走呀！”（我的

阿拉伯名字是努伦丁，汗为波斯语的美称）。我们同客人一路笑语不断，颇为兴奋。

当晚我们赶回塔什库尔干县。为尊重阿方客人的愿望，当地接待同志在塔什库尔干城外搭上棉帐篷，准备了厚厚的被褥供客人们休息过夜。七八月的北京风扇不停、汗流浹背，而在这深山沟里却盖着棉被，围着火炉吃西瓜！

翌日从塔城出发后，一路下山，愈走愈暖和，身上的皮棉衣、毛衣毛裤就显得多余，我们一路走一路脱，到乌鲁木齐时，只能穿一件衬衣了。苏尔坦说，我们是在表演“脱衣舞”呐！

回到北京，阿富汗驻华大使为苏尔坦一行圆满完成勘界任务举行小型晚宴，特邀请周恩来总理出席。周总理落座后，发现阿富汗客人和中方陪同人员的面孔呈黑红色，尤其是鼻子部分被太阳灼得掉了些皮，只有眼睛周围仍保持着皮肤本色。总理说：山上海拔高，紫外线强，你们辛苦了。总理问了些沿途和边界上的情况后，要苏尔坦回国后转达他对阿国王、首相和副首相的问候，并祝苏尔坦一行勘界成功，祝愿中阿两国友好睦邻关系万古长青。苏尔坦感谢周总理的关怀和问候，并希望阿中直接通航早日实现。遗憾的是，70年代中期阿富汗政局动荡不定，接着苏联入侵阿富汗，10年后苏联虽撤军，但阿富汗各抵抗组织间又发生争权斗争，内战不息。此后，阿方未再提起直接通航问题。阿富汗设想的“空中丝绸之路”的开辟就此搁浅。△

（责任编辑 王 琪）